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是個絕頂聰明的人，稍微想一下，立刻就明白了，因此他故作不經意地將斷弦取了下來道：「駱先生這一手不愧高明，祇可惜妄用了一番心計，仍是得不償失，我不過斷了一根弓弦，你卻把最有利的工具全部用完了！」

駱仲和微怔道：「難道你還另有一根蛟蛟筋不成！」

金蒲孤淺笑道：「蛟筋固然難得，可是我殺死一條蛟龍後，剔骨取筋，當不止這麼一點！」

駱仲和果然臉色一變，隨即強逢自鎮定道：「即使你重新配上一條蛟索，我也不在乎！」

金蒲孤冷笑道：「這倒不見得吧！假如你對我的金僕姑長箭無所忌憚，那你最後的一支毒釘不會用來對付我的弓弦了，你一定是怕我中釘之後，利用毒性未發作之前，拚命射出一箭，來個同歸於盡……」

駱仲和呆了一呆厲聲譴笑道：「不錯！姓金的！你的確聰明，雖然我不相信你那一箭真能傷得了我，可是我做事一向慎重，絕不作無謂的冒險，所以我寧可先斷弓弦，使你沒有反抗的餘地！」

金蒲孤哈哈大笑道：「金某既然以射技為擅，總不會祇配帶一根弓弦吧！」

駱仲和臉色一變道：「難道你身上還帶

著另一根弓弦！」

金蒲孤也大笑道：「當然了，我不但帶著另一根弓弦，而且馬上可以安上去，這次我看你還有什麼方法來破壞它，駱仲和你等著挨箭吧！」

說完伸手入懷，作取物之狀，駱仲和神色大變，厲聲大叫道：「各位弟兄！上！」

他首先衝了過來。

駱強等十一人也飛身逼近，意圖阻止金蒲孤取出弓弦，誰知金蒲孤的手從懷中猛然一翻，灑出一片銀光，立聞連聲慘呼，血水四濺！

原來他利用這個機會，取了修羅刀，仗著銳利無匹的刀鋒，掃向衝上來的人等！

駱仰和最為狡猾，他發動最快，到得卻最遲，突覺寒光泛肌，連忙抽身退後，駱強也是一樣心思，一看情勢不對，祇衝到一半即已停止上前，金蒲孤刀光乍現，身前已倒下六具血淋淋的屍體，都是攔腰斬成兩截，另有三個人卻被斬斷一臂，痛得滿地亂滾，祇有駱仲和駱強與另一個出手較遲的漢子，倖免於難，金蒲孤一擺手中修羅刀厲聲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可怨不得我辣手！」

駱仲和朝他手中的短刀看了一眼，突然叫道：「駱強！駱強快退出去！」

駱強退得最快，搶在第一個退到牆邊，駱仲和祇差一步趕到他的旁邊，祇有那叫駱

義的漢子獨自怔立當場，攏著雙手叫道：「使不得！還有我們自己在這兒呢！」

駱仰和大叫道：「不管了！今天我絕不放這小子出門！」

語聲方落，已與駱強退入一所暗門，金蒲孤見狀知道他們又要施展什麼陰謀，連忙追了過去，可是他才奔出數步，眼前忽地一暗，四邊的門窗都閉死了！

耳中祇聽得駱義大叫道：「主人！你不能這樣對我們！」

金蒲孤順著聲音摸了過去，一把抓住他的手道：「他們要用什麼方法？」

駱義用手一掙，居然把金蒲孤摔出老遠，足見他勁力之深。

金蒲孤連忙道：「這種人還值得你們為他效忠嗎？」暗中寂靜無聲，片刻後聽得駱義一歎道：「主人！你對我不仁，就不能怪我不義了，金大俠！你手中那柄短刀鋒到什麼程度？」

金蒲孤聽他口氣已有鬆動之意，連忙道：「這是天下最利之器，無堅不克，無所不摧！」

駱義道：「金大俠！你肯把它交給我嗎？」呂子奇連忙道：「金大俠！這可不能大意……」

金蒲孤笑了一聲道：「在這暗無天日的密室中，再利的武器也不足以防身，不如交給他算了！」

說著將刀送了出去。

駱義伸手接過了短刀然後道：「這室中四面都裝著機關，祇要踏錯一步，立刻萬箭俱發，因此請各位站在原地不動，待我去破壞機關弦後，再帶各位出去！」

（一六十）

和梅幸尼姑一同回到家裡時，正好兩間廟的住持先生也來了，客人正陸續抵達。

田治見家世世代代都信奉禪宗，參拜的是村子裡的蓮光寺，但死去的哥哥久彌自年輕時就追隨鄰村真言宗的麻呂尾寺住持——長英先生，所以弔祭的法事便邀請蓮光寺及麻呂尾寺的人。

麻呂尾寺雖然是在鄰村的境內，但從地形上看，反倒和八墓村的關係較深，信徒也以本村的人居多。身為住持的長英先生已經八十歲，身體比較衰弱，大部份的時間都臥病在床上，廟裡的工作都交由戰後才上山的英泉先生來處理。姥的慶勝院附屬於麻呂尾寺，當需要人手的時候，梅幸尼姑都會來幫忙。

都市裡的婚葬喜慶都已經簡化了，但鄉下還是很重視這些風俗習慣，不論吉、凶，都盡可能弄得熱鬧一點。尤其是村裡首富的田治見家，在頭七的日子裡，仍然有數十名訪客。法事從兩點左右開始，因為分屬禪宗及真言宗的兩個寺廟都來做法事，所以整個活動一直持續到四點多將近五點的時候才結束。接下來主人家就要準備齋飯宴請法師和賓客。

家裡雇來燒炭、運材、養牛等工人，以及其他村民們，都聚在同一靠近廚房的房間裡，大夥兒一起用餐，至於親戚、村裡的重要人物，則是在將兩間八坪大和室打通的餐廳用餐。

小梅和小竹姑婆指示廚房裡為兩個和尚準備正式齋飯，其他人則是一般的套餐即可。

發號施令的是兩個伯母，但真正做事的卻是姐姐，橫溝正史我不禁擔心起她的健康情形來。

「姐姐，你還好嗎？如果太勞累，對身體不太好喲！」

「我還好，謝謝你，真的沒有問題的，請你不要擔心。」

已經準備好的兩份齋飯及將近廿份的宴客餐，就擺在廚房的工作台上，姐姐露出蒼白的臉色，顯得有點疲憊的樣子，她的眼睛看起來一點精神都沒有。

「姐姐，你看起來臉色很差，剩下的事就讓阿島及傭人去做吧！你應該先躺著休息一下。」

「沒有那麼嚴重啦！我可以再支持一下。辰彌，請客人就位吧！」

「可以就位了嗎？那麼我去招呼了。」

當我正要離開的時候，典子跑來找我。

「辰彌哥！」

典子很小聲地叫我，並朝我望了一眼，立即將頭低了下去。

典子很少主動和我說話，她也從來不會叫我哥哥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叫我，害我覺得有點尷尬。

可是看到天真活潑，毫無心機的典子，我祇能露出苦笑。如果她是一個年輕又具有魅力的女人的話，也許情況又不同了，今天典子特別薄施脂粉。

「啊，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慶勝院的住持有事情找你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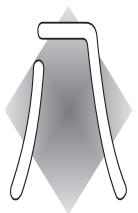
「是嗎？謝謝你，請問住持在那裡？」

「在那裡。」

典子帶我到玄關旁邊的房間，進到房間時，梅幸尼姑正好準備回去。

「啊！法師要回去了嗎？現在正準備開飯呢！」

（四十七）



墓

村

招魂

倪匡

他是怎麼離開醫院的？何以院方要否認？情形極可疑，我日經查了兩三天了！」

幾個人一起問：「收穫是什麼？」

梁若水搖著頭：「很難說，有兩個或更多的病人不見了，他們的消失，決不會有任何人關心，不會有任何人追究，若是其中一個，竟然可以到了幾千里之外，這十分難以想像！」

她的神情充滿了疑惑，我作了一個手勢：「對整件不，你一無所知，等我講了之後，你或許可以提供十分寶貴的意見。」

溫寶裕雙手摩擦著：「你見到那個鬼了？」

我沉聲道：「我沒有見到鬼，我見到的是一個人！」

接著，我就把和齊白一起的十萬大山之行，詳細說了出來。

溫寶裕聽得手舞足蹈，良辰美景聽得嘖嘖稱奇，白素微蹙著眉，胡說連連吸氣，梁若水好幾次想插嘴，都被我作手勢阻止了。

等到我講完，包括了我的分析，梁若水才長長吸了一口氣：「那個人，本來就是一個白癡，你的分析很對，忽然有一組屬於五百多年前，建文皇帝的記憶，進入了他的腦部，他就變成了建文皇帝。」

雖然那祇是我的推測，但同樣的話，出自一個精神病專家之口，份量自然大不相同。

各人都靜了一會，溫寶裕才道：「好傢伙，這簡直就是鬼上身！」

我用力一揮手：「理論上來說，一個智力等於零的白癡，必然是他腦部有活動，動作上卻有障礙，所以才不能產生屬於他自己的記憶。在那樣的情形下，何以屬於他人的記憶，反倒能進入他的腦中，進行活動？」

梁若水搖頭：「其中必然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，我還無法知道！」

白素說了一句十分重要的問題：「這種情形，是自然發生的，還是由什麼力量促成的？」

各人都呆了一呆，我想說什麼，可是一時之間，卻又抓不住要說的話的中心。白素又遭：「假設那人是在本市醫院中的一個病人，他忽然會在十萬大山出現，理由十分簡單：建文皇帝的記憶，進入了他的腦部，他自以為自己是建文帝，當然會設法躲到建文帝最後幾年避難的地方去！」

我突然叫了起來：「不管是自然發生也好，是由人力促成也好，建文帝的魂，上了白癡的身，事情是在本市發生的！」

我叫到這裡，停頓了一下，然後，迅速地向各人掃了眼，舉起手來，用力下沉。

在我的手向下揮之時，除了梁若水之外，所有的人都叫了起來：「費力醫生！」我們突然之間，叫出了費力醫生的名字來，對我們瞭解經過情形的人來說，是自然而然的事，因為經過了推測，逐步被揭露出來的事實，最後的矛盾，一定直指向費力這個怪醫生！

（八十五）



曬完衣服之後，她又走出房間來到前陽台，看著早晨的碧潭，雲海灰濛濛的壓在天際，一夜的繁華落盡，現在則是透著清新的氣息。

「嗨。」

沉穩的聲音在她肩後響起，她嚇了一跳，一回頭，對上孟虎帶笑的眼神。

「學長，你怎麼這麼早？」大概才七點吧？」

「妳妳怎麼這麼早？」他反問。

「我睡不習慣。你呢？」

「我還得去公司加班。」

「星期天還要加班？不會吧？」

「如果我有助理的話，就可以不用去加班了。」這幾天都在忙面試的事，正事反倒被拖延了。

聽出了他的意有所指，她調皮的說：「幸好我沒有當你的助理，不然不就累死了。」

「妳真的決定要去化妝品公司上班？不肯來幫我？」

「我不要搗蛋就不錯了，哪能幫你？」

生技公司聽起來好嚴肅哦，我這個腦容量好像比較適合沒負擔的化妝品公司。況且，我已經答應對方了，不能不守信用。」

他淺笑，點點頭。「這裡風景很美，跟我老家很像。」

「學長的老家在哪裡？」

「基隆。我家在半山腰，面對著基隆港口，正好可以看見整個港灣的美景。」

「哇！那一定很漂亮。你是不是天天可以看到許多的大船和小船？基隆我祇去過廟口而已。」

「嗯，軍艦、商船、郵輪、豪華客輪，都常常看見。下次我回基隆時，可以帶妳一起去基隆玩。」

「真的嗎？那就下次囉！」

「妳家在哪？」

「台中。」

他瞄看了一眼手錶。「我該去上班了，回來再聊。」

「嗯。」看著他走進客廳的身影；她就是這樣，明知他祇是隨口邀約而已，但她就是忍不住陷入期待當中。

他隱藏在溫文表情下的，究竟是怎樣的一顆心？為什麼他讓人的感覺是這麼親和，偏偏又有著這麼遙遠的距離？

日子很快就在習慣中成自然，崔幼晴去化妝品公司上班，雖然薪水不高，倒是輕鬆愜意，加上她個性隨和，很快便和營業部門內的同事打成一片。她知道孟虎一向七點起床，七點半出門，於是，她都等他出門上班後才起床吃早餐，還可以慢慢閒逛到捷運站，因為她祇要打九點上班的卡就行了。

孟虎卻很忙，常常忙到她躺到床上要睡覺了，他還沒有回來。

她總是會在聽到他進門的腳步聲後才能安心入睡。和他同住一個屋簷下，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；她跟他很少能碰上面，更別說有機會談話了。

也許……她在躲著他，而他也有意要避開她吧。

倒是她和王光陽愈來愈熟。

「別人當程式設計師都很忙，你怎麼每天都能準時下班？」她吃著從外頭順便帶回來的牛肉麵當晚餐，邊和在吃便當的王光陽聊天。

「我沒有準時走呀，公司六點下班，我都是七點才走。」經過這段時間天天一起吃晚餐的培養下，王光陽和豪爽的崔幼晴相處得很融洽，不會再動不動就搞害差這種戲碼。

（十七）

痴心愛戀

黃垂垂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顧耀仙道：「我們何不同到後桃源一遊？」蔣青巖道：「恐他園內有人，不便進去。」張澄江道：「我們於今都是自家人，便是岳父曉得何妨！」一邊說，一邊竟大踏步走到園外邊，一手將園門推開，便往內走。蔣青巖不得已。一同進去，轉彎抹角來到溪邊，兩岸的桃花，盡隨流水，一片綠陰，數聲黃鳥，因口占一首詞兒道：聲老黃鸝，一溪清淺桃花片。舊時嬌面，待與重相見。好事多磨，怎奈人牽伴。雙雙燕，來去堪羨，遙望香閣遠。

右調《點絳脣》

三人正在觀看之際，不料那個挑柴的老兒，忙忙從後趕來，叫道：「官人們，後面是內宅，今日又值夫人小姐們在亭子上看花，不要亂走。」蔣青巖原意不肯同張澄江和顧耀仙進去，恰好聽得此言，忙忙扯住他二人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我們快回去，莫待岳父知道，說我們不避嫌疑。」張澄江和顧耀仙笑道：「青巖兄是前度劉郎，落得做好人。也罷，我們且回去，少不得重來有日。」說罷，三人攜手，一路走出園來，那老兒連忙將門閉了。此時日已暮，蔣青巖悶悶而歸。

再說那三位小姐和韓香，早飯後便回到園中，坐在牡丹亭上著了一會圍棋，然後賞花，那花果然開得茂盛。大家賞玩了半日，韓香起身到向日放蝶的所在，去觀望了幾次，絕無人影。直到日暮，聽得有人說話，韓香和柔玉小姐虛，怕是蔣青巖被人撞見，心中不安，祇得大家散了，各歸房去。柔玉小姐又煩韓香到前邊去打聽消息，韓香去了一會，來回復道：「前邊無甚說話，祇聽得廚下辦酒席，這是替三位姑爺餞行。」柔玉小姐喜道：「他若回去，我便無憂了，祇不知何時起身？韓姐你再到前面去，若聽得行期，再來和我說聲。」韓香唯唯而去，才到中堂，祇見蔣青巖和夫人坐在堂屋中間講話。韓香在旁細聽，那華夫人道：「本該相留多住幾時，既為此大事，祇索早去料理，七夕前後，老身便相送了，萬不可遲。」蔣青巖連聲應諾。華夫人道：「恐你姑夫在外等你上席，你且出去，明早去時再進來走走。」蔣青巖便起身前去。華夫人見蔣青巖身上的長衣，後面綻了一條縫路，忙道：「侄兒且住，你值身上綻了縫，可脫下來縫縫。」蔣青巖忙忙脫將下來，自己一看，笑道：「早是姑娘看見，不然豈不令人取笑！」此時恰好韓香在旁。

華夫人接過與韓香道：「你可拿去替蔣官人縫一縫。」

（三十五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婚姻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三元發財風水圖解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